

# 林海孤岛唱响冰与火之歌

## ——记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奇乾中队

北纬53度，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如一颗绿宝石镶嵌在祖国版图的“鸡冠”顶端。

这里冬季漫长，最低气温零下58摄氏度，无霜期仅70天，冰雪是这里的常客；半个世纪以来，森林火灾发生千余起，雷暴天气频繁，火焰是这里的劲敌。

这里驻扎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守护着95万公顷的原始森林，人均防火面积16000多公顷，担负着祖国北疆森林防护的任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铮铮誓言。

延宕起伏，满眼瑰丽与雄奇，这里名叫奇乾；林海孤岛，唱响冰与火之歌，这支队伍名叫奇乾中队。



奇乾中队消防队员在户外进行综合训练时经过一片暂未消融的冰雪（5月19日摄）。新华社发

### 忠于职守，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北疆的绿色长城

呼伦贝尔、额尔古纳、莫尔道嘎……沿着蜿蜒的盘山小路，行行重行行。当沿途景色从城镇到草原，再到小型树林群，最后到遮天蔽日的混合林区时，意味着距离奇乾中队越来越近了。这里，是原始森林的深处，距离最近的城镇约150公里。

入夏的大兴安岭，松青桦绿，杜鹃欲燃。行近中队，远远便能看到营地后山上用白桦树干拼接的“忠诚”二字，红色油漆的涂饰，在蓝天翠松的映照下，愈发显眼。

“忠诚”在我们奇乾精神中重千钧。它代表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编制如何调整，对党、对社会主义、对祖国、对人民忠心赤忱从未改变，爱党爱国，忠于职守，用生命守护祖

国北疆绿色生态长城。”奇乾中队指导员王永刚说。

这是一支绝对忠诚的队伍——1963年11月，奇乾中队成立，40多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消防队员响应号召，远赴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护佑千里林海安危，“一人一马一杆枪，天当被地当床，野菜雪水充饥肠”；这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1987年5月6日，黑龙江省漠河县发生特大森林火灾，过火面积101万公顷，受灾群众5万余人，伤亡400余人，中队40余名队员奉命赶赴火场，历时20天，转战20多个火场，扑灭火线125公里；

这是一支披荆斩棘的队伍——

2002年7月28日，乌源、乌玛、平坡山三个林场发生特大火灾，中队50余名队员一边扑火，一边用肩扛、手推、脚蹬的方式挖掘防火隔离带，指甲抠掉了，裤子撕破了，最终挖出了一条宽0.8米、长70公里的防火隔离带，阻挡了大火的蔓延……

“奇乾中队在全总队内有‘四个最’：防区面积最大、灭火任务最重、参与重特大森林火灾次数最多、打硬仗攻坚战最擅长。”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支队长刘雪峰说，这里的年平均气温零下3摄氏度，这里的火场烈焰达上百摄氏度，但只要一声令下，队员们便会化身为最可靠的“森林守护神”，在火场中冲锋陷阵。

冰雪中勇往直前；烈火中淬炼锻造。

50余年来，奇乾中队完成过1987年“5·6”、2006年“5·25”、2018年“6·1”等多场重特大森林火灾扑救任务。中队屡建功勋，组建以来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5次，三等功4次，2012年6月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授予“北疆森林卫士”荣誉称号，2015年8月被原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评为灭火作战先进集体。

身处绝境，却迎难而上；载誉而来，仍不改初心。

“保护好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尤其是原始林区这道绿色长城，对于我们奇乾中队森林消防队员来说，责无旁贷、使命光荣！”奇乾中队中队长王德朋说。

### “外面的人不愿意来，里面的人不愿意走”

在奇乾中队有这样一句话：“外面的人不愿意来，里面的人不愿意走。”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小伙子布约小兵，对此感触颇深。

“2008年3月份，我被分配到奇乾中队。去的路上，两边都是冰天雪地，看不到人，也看不到住房，只有看不到头的原始森林。”布约小兵坦言，这与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除此之外，冬季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常年只说鸟语造成的交流障碍，都让这个来自西南深山的汉子曾经想要远远逃离奇乾。

让他发生改变，是中队里的人。“班长郭喜知道我不大认识汉字，就买了好几张字帖让我练习，还主动跟我聊天。天冷，就给我的衣服加厚。”如今，写得一手好字

的布约小兵已经在中队待了12年，日常还会参与制定队员的训练计划。

这几乎是每一名队员都会经历的过程：开始对极度封闭和原始的生活环境充满不适，随后在与队友的相处中逐渐忘记孤独，最后在扑火作战中找寻留在这里的意义。

2006年6月3日，内蒙古北部原始林区伊木河林场发生森林火灾，火借风势迅速扩大，严重威胁原始林区和边防连队的油库，情况万分危急。

“党员突击队，跟我上！”时任中队指导员的吴迪带领党员骨干冒着被倒塌木砸伤的危险，在大火必经之地开挖防火隔离带，阻挡火线蔓延。

裤脚被荆棘划开刺入肉里，就用手筒

地拨弄一下；火焰把鞋底烤化了，垫一把草穿上接着扑火；极度的劳累和高温让部分队员晕倒了，用冷水淋醒后再上……10多个小时的奋战，火势减弱了，油库保住了，林子安全了。虽然指战员们脸上是一片片烟熏色，身上是一条条红血痕，但心里却充满了打赢胜仗的骄傲与自豪。

这是一群舍生忘死的男子汉，这也是一群天真纯良的大男孩——

2016年8月，队员王熙杰就要离开中队，2年没有走出营地的他得到了一次下山的机会，他却拒绝了，“我在中队也待不了多久了，我不想现在就离开，我想珍惜最后的时间……”

2017年5月，中队经空投参与扑打一场入境火，但由于空投飞机投入到另一处火

作战，中队只能步行返回。返程的路上，中队干部们用所剩不多的给养熬了汤，带头舀最上面的汤水喝，却把底层的米和面留给了队员们……

2018年5月31日，队员徐建鹏得知奶奶去世的消息，这个1998年出生的大男孩本想请假回去，但第二天接到救命命令却没有说什么，6月8日从火场下来的第一件事是和妈妈通话，却得知奶奶已经入土为安了……

这样一群稚气未脱的男孩，经历了冰与火的洗礼后开始变得成熟起来，留在林海深处成为他们的共同选择。奇乾中队为什么会有如此魅力？一名队员的留言似乎给出了答案：“有时想不通会来奇乾这个苦地方，现在看来反倒觉得十分幸运。为什么？因为有你呀。”

### 戎装虽脱，使命不改，继续传唱冰与火之歌

身处林海腹地，电与信号是这里的奢侈品；与外界隔绝良久，时间也走得有些缓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奇乾中队也在发生着变化——

2010年，中队营区后山上修建了第一个微基站，队员们可以在一些特定的区域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6年后，这里通了4G信号，队员们甚至可以与家人视频通话；

2015年，中队建起了停机坪，可以利用直升机快速向火场投入兵力，过去因车辆无法前行需要背近百斤物资徒步进入火场的经历成为历史；

同一年，中队营房前的太阳能电池板从20块增加到了100块，充满电后可以保证中

队3天的用电量，队员们笑着说，再也不用摸黑上厕所了……

中队的条件越来越好，中队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强。

2018年11月9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庄严举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就在宣誓声响起的那一刻，党和国家对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期望和嘱托，已融入了这支队伍的血脉。

“成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中的一分子，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承担更重的使命。”王德朋说，森林消防队伍转隶转制后，不仅要完成扑灭森林火灾的本职工作，还

要提高自身山岳、水域、地震等多方面的救援能力。为此他制定了详细全面的训练表，不仅能提高队员们的身体素质，更能满足未来每一种救援的不同需求。

“如今我们的日常训练与以往相比，强度更大了，内容更多了，但我们的热情也更加高涨了。”中队队员赵恩豹说。

承载使命，换羽新生。在改革的浪潮中，中队党支部也深刻意识到，不仅要在日常训练上迎头赶上，更要让每一名队员能够时刻谨记过去的优良传统。

“忠诚、务实是历史留给奇乾中队的鲜明烙印，开展各项主题教育活动，从多种角度宣贯训词精神，目的就是要夯实大家的思想。只

有触动了内心，才能听到来自思想深处的回音。”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政委康健有说。

为此，中队积极转变思路，在日常训练之外广泛开展多种教育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加强队员们许党许国的决心与血性。

脱掉“橄榄绿”，换上“火焰蓝”，肩上承载的使命不改。如今中队队员的被子依然是四方方的“豆腐块”，早晚操点名也依然在不间断进行着，他们的青春就像大兴安岭上的杜鹃花一样，在这里燃烧和绽放。

这片北纬53度的林海，依然是他们生活和战斗的地方，这冰与火之歌，依然会在未来继续传唱。（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与世隔绝”，这是第一次走进奇乾中队时，记者的切身感受。

从最近的城镇乘车前往奇乾中队，约150公里的路程却要行驶4个多小时，进山的道路蜿蜒曲折，上下起伏，有种坐小型过山车的感觉，身边的景色也逐渐从绵密平坦的草原过渡到遮天蔽日的林区。越走越奇乾，“入烟”的概念就越淡薄。

行至中队营地，下车。周围是望不到尽头的原始森林，深山气息冷冽，但当饱含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涌入肺中，坐车的疲倦一扫而空。而除了来自“天然氧吧”的馈赠，迎接我们的，还有一张张带着憨厚神情却略显腼腆的笑脸。

这里是奇乾中队，驻扎在祖国版图的“鸡冠”处，守护着95万公顷的千里林海。

刚到奇乾，不适应立刻凸显：山脚下还是阳光普照，这里却能够看到残存的积雪；明明已经入夏，依然需要穿着厚厚的大衣抵御寒风；中国移动在这里没有修建基站，记者的手

记者蹲点手记：

## 在原始林区读懂坚守与责任

机始终处于“无信号”状态……

生活在喧闹城市的人们看来，这种体验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但中队队员们早已习以为常。

清晨4点半，处于高纬度的中队营地迎来了第一缕阳光。食堂旁边的厨房中，切菜声、炒菜声早已不绝于耳。随后，集合的小号声响彻营地，身穿“火焰蓝”的队员们迅速集结、点名、跑操、正步走……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森林消防员，职责是扑灭森林火灾，对于他们来说，每一场扑火行动就是一场战斗，因此队员们也习惯将“扑火”称为“打火”。入山打火是怎样一种体验？蹲点采访期间，记者也

跟随队员们参与了一次巡山灭火演习。

演习点是一座倾斜角度约为45度的小山，山顶布满树木，山坡向阳处满是草丛。

“集合，排队，出发！”在中队长王德朋的带领下，身着橘红色战斗服、满载灭火装备的队员们健步如飞，不到20分钟，队员们已在山顶集结。而想要尝试跟上队员速度的我们，却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山坡“蠕动”，时不时还要休息一下，到达山顶后，个个气喘吁吁，面红耳赤。

看到大部分队员身上都背着风力灭火机和给养背包，记者有些好奇。

“这些东西大概多重？”

“40到50斤吧。”

这几乎是一个成年人三分之一的重量。背负这些器具装备，队员们往往需要赶赴路途遥远的火场，其间可能需要跨越数座大山，跨过数条河流。一去少则一星期，多则半个月，深山老林没有信号，陪伴他们的，除了身上的装备，就是一棵棵笔直的树木。

辛苦吗？队员们笑了起来，天天都是这样，习惯了。

孤独吗？彼此相互看了看，有一帮兄弟在，不孤独。

这样一群刚刚20岁出头的小伙子，不少已是身经百战的“老队员”。本应是父母的心头肉，有的人却已经多年没有回家与亲人团聚过年。在始终保持战斗热情的同时，他们拥有着超越年龄的老成和责任担当。

在这片千里林海中，奇乾中队每一名队员，始终秉持着许党许国、竭诚为民的初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坚守的伟大力量和无悔的青春岁月。（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